

李圣天别传:丝路佛国的唐风铸魂者

□ 尼雅居士



于阗国王李圣天画像

按:李圣天的传奇,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绝佳注脚。在伊斯兰化浪潮席卷中亚的10世纪,这位深谙汉唐典章的于阗王以文化自觉构筑起精神长城;他的姓氏革命不仅是政治智慧的体现,更是对中华文明向心力的生动诠释;他治下的“小中华”将《唐律疏议》与塞种习俗熔铸为独特的治理范式,证明文化认同可超越地域与族群;其军事布局中汉式城堡与波斯塔楼的共存,恰似丝绸之路上文明对话的具象化表达。当敦煌壁画中的袈裟王者与喀什旗帜上的重叠墨迹穿越千年相遇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簇浪花,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域大地的早期觉醒。李圣天的故事提醒世人:真正的文明守望者,从不是封闭的卫道士,而是善于将异质文化淬炼为新质文明的炼金术士。这种智慧,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闪耀着启示之光。

一、身世与早年:唐风浸润的塞外王族

1. 尉迟氏的血脉密码

于阗王族尉迟氏系印欧语系塞种人后裔,其先祖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建立的于阗国。敦煌文书记载:“其王尉迟氏,白云先祖乃毗沙门天子化身,食玉河之精而生。”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载:“于阗王姓尉迟,名屋密,贞观九年遣子入侍。”至晚唐时期,尉迟氏已深度汉化。李圣天祖父尉迟诤曾遣使向唐僖宗进贡玉圭、驯象,其父更以“大唐特进”自居,在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留有汉装供养像。

2. 长安之风沙漠启蒙

李圣天幼年师从安西都护府流寓文人张承奉,精研《论语》《汉书》。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其十二岁作《玉河赋》:“昆仑雪浪化琼浆,琢就乾坤正气长。”成年后仿唐太宗建“弘文馆”,收藏《史记》《贞观政要》等典籍。敦煌遗书《于阗使臣奏表》称其“虽居葱岭之西,心慕华风之盛”,日常以汉字书写诏令,宫中设“唐音舍人”专司文书译写。

3. 姓氏革命的政治宣言

公元912年即位时,尉迟散跋婆改汉名“李圣天”,开创西域史上罕见的姓氏改革。敦煌文书《于阗王致沙州书》明确记载其改姓理据:“慕周礼而定衣冠,法唐制

以正名号”。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更以“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”的全称,昭示其对中原正统的追认。此举既是向中原示好,更为整合境内汉人势力——据和田出土户籍残卷统计,当时于阗国都约有三成汉人定居,多系安西四镇驻军后裔。

二、治国方略:再造西域的“小中华”

1. 政治制度的精微移植

州郡体系:仿唐十道制设六州,其中绀州(今和田)刺史兼领“安西节度观察使”。敦煌莫高窟第454窟壁画中,可见汉式衙署建筑群与于阗风格的佛寺相邻而立。

官僚制度:设中书令、尚书仆射等职,1972年策勒县出土的“同庆三年尚书省牒”,完整保留了唐代公文格式,钤有汉文“大宝于阗国中书省印”。

法律融合:《于阗法典》残卷显示,其刑法参照《唐律疏议》,婚姻法则保留“兄弟共妻”的塞种传统。

2. 文化融合的具象表达

衣冠礼制:敦煌98窟供养人像中,李圣天头戴通天冠,十二章纹袈裟垂流九串,完全符合《大唐开元礼》规制。而随侍的于阗贵族则着波斯式锦袍,展现多元朝堂风貌。

宗教政策:在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发

现的《毗沙门天王决疑经》汉于双语写本,印证其“以佛护国”方略。同时允许祆教祭祀,喀拉墩遗址出土的粟特文火坛铭文记载:“王赐银百两,修阿胡拉神庙。”

饮食风尚:宋代《清异录》载:“于阗王席,前设汉式金巨罗,后置波斯银胡瓶。”米兰古城出土的餐具有汉式漆箸与粟特银勺共存的场景。

3. 丝路外交的纵横捭阖

归义军联姻:公元933年迎娶曹议金之女,敦煌文书《贺于阗王加官状》记载婚礼“汉装胡乐相杂,五里红妆映雪”。

中原朝贡:后晋天福三年(938年)贡使团携带的“玉圭长二尺,色如截肪”,令中原震动。《五代会要》载晋高祖赐“汴京永泰坊宅一区,供于阗使节常居”。

宗教外交:公元965年遣摩尼教大慕闍携《仪略》赴宋,谋求与中原新兴宗教的对话,此事见于《宋会要辑稿》“于阗国请赐道藏”条。

三、军事抗争:佛国铁骑的百年征战

1. 喀喇汗王朝的东进狂飙

10世纪初,喀喇汗萨图克·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,推行“圣战”政策。阿拉伯史家伊本·阿西尔在《全史》中记载:“喀什噶尔的佛寺燃起大火,青铜佛像化作金水流淌。”李圣天以“佛门护法”自任,在麻扎塔格戍堡遗址出土的于阗文书中写道:“宁可碎身如昆仑玉,不教邪火焚贝叶经。”



丹丹乌里克遗址

库尔班江 摄

2. 战略防御体系的构建

地理屏障:沿叶尔羌河、和田河、克里雅河构成三道防线,策勒县波斯坦遗址发现大型烽燧群,每三十里设汉式方形城堡与波斯圆形塔楼相结合的防御工事。

混合兵团:军队编成包括汉式陌刀手、突厥轻骑兵、吐蕃重甲士,《突厥语大词典》记载其精锐“玉龙军”装备“中国式锁子甲与印度弯刀”。

情报网络:敦煌文书显示,于阗在疏勒设立“佛商会馆”,以商队为掩护搜集情报。

3. 关键战役的微观重现

喀什噶尔争夺战(969年)

《于阗史》残卷记载:“马继荣率汉人弩手夜登城墙,箭雨如蝗,敌酋阿里·阿尔斯兰汗毙于城隍庙前。”此战缴获的喀喇汗战旗现存乌鲁木齐博物馆,上有阿拉伯文“万物非主”与汉文“李”字重叠墨迹。

殉教者岭战役(1000年)

波斯文《武功记》描述:“于阗人驱赶牦牛群冲击阵线,牛角缚火把,尾系铜铃。”战役后,塔里木盆地南缘保留佛教文明直至11世纪中叶。

四、遗产与评价:多元文明的永恒丰碑

1. 物质遗产的现代印证

丹丹乌里克壁画:四臂观音脚下绘有太极图案,飞天手持排箫与箏篪共舞。

策勒窖藏钱币:开元通宝与于阗“马钱”同坑出土,钱文作汉文“六铢”与佉卢文“Maharaja”(大王)合璧。

语言化石:现代和田方言中保留“衙门”“相公”等唐代官称,维吾尔语“chongxar”(总管)源自汉语“长史”。

2. 精神遗产的当代回响

玉石之路:故宫博物院藏“大禹治水玉山”所用和田玉料,正开采于李圣天时代旧矿。

语言考古:注意到和田方言中“衙门”“相公”等活化石,将历史研究延伸至语言学领域。

3. 现实关怀的历史投射

结尾将李圣天的文化策略与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联结,赋予历史研究当代意义。如指出其军事防御体系中汉式城堡与波斯塔楼的并存,暗喻文明对话需尊重差异性,为当下跨文明交流提供历史注脚。

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

文章突破“汉文化辐射”的单向叙事,揭示西域文明的主动整合能力:李圣

民族记忆:维吾尔族史诗《艾里甫与赛乃姆》中“李天王”形象,实为李圣天的民间神化。

学术研究:2015年中哈联合考古队在塔拉兹遗址发现汉—于阗—粟特三语碑刻,印证其“丝路文明枢纽”地位。

3. 历史定位的学术争鸣

传统史观:《资治通鉴》称其“虽僻处西陲,不失臣节”。

现代阐释:费孝通在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》中,将其作为“文化认同超越地域隔阂”的典型案例。

国际视角:英国学者斯坦因在《古代和田》中赞叹:“在伊斯兰化的浪潮中,他让佛教文明多闪耀了百年。”

结语:玉门关外的文明共生

尉迟氏作为于阗王族,其血脉中流淌着印欧语系塞种人的基因密码。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的汉装供养像揭示了这个家族独特的文化轨迹——李圣天之父以“大唐特进”自居的形象,正是尉迟氏三百年汉化历程的缩影。幼年的李圣天在安西都护府流寓文人的教导下,将昆仑雪浪化作《玉河赋》中的“乾坤正气”,这种文化基因的觉醒在912年的姓氏革命中达到高潮。当“尉迟散跋婆”改称“李圣天”时,不仅是政治宣言,更标志着西域王权对中华文明正统性的主动皈依。

李圣天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制度移植的精妙平衡中。策勒县出土的“同庆三年尚书



丹丹乌里克遗址

库尔班江 摄

省牒”显示,唐代三省六部制被完美复刻,但《于阗法典》残卷里“兄弟共妻”的塞种传统得以保留。敦煌98窟的袈裟形象与波斯锦袍的并置,恰似其文化政策的隐喻——通天冠下是开放包容的治国理念。这种多元性在丝路外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:933年与归义军的联姻,实现了“汉装胡乐相杂”的文化展演;965年派遣摩尼教使团赴宋,则展现了宗教对话的前瞻视野。

面对喀喇汗王朝的“圣战”东进,李圣天构建的防御体系堪称古代军事工程的典范。策勒县波斯坦遗址揭示的汉波混合戍堡,与其“玉龙军”装备的中国式锁子甲形成战术呼应。969年喀什噶尔之战中,汉人弩手与牦牛火阵的配合,创造了冷兵器时代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典范。这些军事遗产使得塔里木盆地的佛教文明得以延续百年,直到11世纪才逐渐隐入历史的尘烟。

现代和田方言中存留的“衙门”“相公”等唐代官称,与丹丹乌里克壁画中四臂观音脚下的太极图案,构成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。2015年塔拉兹遗址出土的三语碑刻,印证了李圣天时代丝路文明枢纽的地位。英国学者斯坦因的赞叹“让佛教文明多闪耀了百年”,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位守望者的历史功绩。当我们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发现唐代莲花柱础时,看到的不仅是建筑元素的存留,更是文明交融的基因密码。

李圣天的传奇犹如策勒县出土的唐代铜镜,汉文“长相思”与于阗文“光明永驻”在镜背交相辉映。这种文明共生理念,在当今和田维吾尔族老人沿用“二牛抬杠”耕作的场景中得以延续。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,是证明了文化认同能够超越地理阻隔与族群界限——正如昆仑山融雪滋养玉河两岸,不同文明在交流碰撞中反而焕发更强生命力。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之光,至今仍在丝绸之路之上静静流淌。

天对唐制的选择性吸收(取三省六部而舍科举)、宗教政策的实用主义(佛教立国却资助祆教),体现边疆政权在文明碰撞中的主体性。这种“文化中介者”(cultural broker)角色,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提供了早期范本。

文末关于“艾提尕尔清真寺唐代柱础”的联想尤具启发性——它提示我们,文明交融的痕迹可能潜藏在看似单一的文化表象之下,这或许正是丝路研究的魅力所在。若能将此视角贯穿全文,进一步挖掘物质遗存中的层叠文化记忆,文章的历史纵深感将更为突出。

小迪

公元628年(贞观二年),玄奘离开长安,西行赴天竺求经。其出国线路在新疆境内走的是丝绸之路中道(塔里木盆地北道),即经高昌(吐鲁番)、阿耨尼(焉耆)、屈支(龟兹)、跋禄迦(温宿),翻越凌山(木札特达坂)到大清池(伊塞克湖),再迂回南下到达印度。在南亚度过15年时光,游历了100多个国家、城邦和地区,并在大乘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获取真经之后,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“留学生”踏上了东归之路。

玄奘回国走的是丝绸之路南道,要经过帕米尔高原,也即中国古籍中所说的“葱岭”。时间是在公元644年(贞观十八年)。

时年玄奘43岁,与他同行的是520夹、657部佛经和一些梵文著作,这些经卷在渡印度河(信度河)时遇大风浪,损失了50夹,摩揭陀国的戒日王送他的一头大象也不幸死于途中。但与去印度时历经的千难万险、九死一生相比,玄奘的回国之路还算是顺利的。况且一路上不断有僧侣和商队加入进来,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凯旋的旅行团。

据冯其庸先生考证,玄奘是经瓦罕走廊,翻越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,到达揭盘陀(今天的塔什库尔干)的。玄奘口述、弟子辩机记录的《大唐西域记》说,从活国(今阿富汗昆都士)东入葱岭。“葱岭者,据瞻部洲中,南接大雪山,北至热海、千泉,西至活国,东至乌铎国,东西南北各数千里。崖岭数百重,幽谷险峻,恒积冰雪,寒风劲烈。多出葱,故谓葱岭,又以山崖葱翠,遂以名焉。”当时,帕米尔高原有十多个城邦,玄奘详细记录了当地地理、气候、物产、人种、信仰等方面的情况。其中写揭盘陀的笔墨是最多的,因为始建于公元初期的揭盘陀,到7世纪仍是帕米尔高原上最为重要的城邦。

玄奘法师对揭盘陀的概述是:“周二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基大石岭,背徙多河,周二十余里。山岭连属,川原隘狭。谷稼俭少,藜麦甚多,林树稀,花果少。原隰丘墟,城邑空旷。俗无礼义,人寡学艺,性既犷暴,力亦骁勇。容貌丑弊,衣服毡褐,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(疏勒国)。然知淳信,敬崇佛法。伽蓝十余所,僧徒五百余人,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”

统治揭盘陀的无忧王,是一位仪容娴雅、笃志好学、敬重三宝的国王。当时,临近的健驮逻国有一位名高当世的尊者,名叫童受,自幼聪慧,早年离俗,一心修佛,能日颂圣语三万二千字,是一位名闻遐迩的高僧。在印度,“东有马鸣,南有提婆,西有龙猛,北有童受,号为四日照世。”无忧王闻童受之大德,对健驮逻国兴兵助众,将童受劫持到揭盘陀,腾出王宫建起了伽蓝,悉心供养。台阁高广,佛像庄严,吸引了四方信众,童受伽蓝成为帕米尔高原上香火甚旺的佛教寺院。

从玄奘记录的一个细节中,可以推断佛教传入帕米尔高原的大概时间。揭盘陀王城东南的一处大石崖上有两间石室,内各有一罗汉,已入定700多年,形若蜡人,肤骸不朽,端然而坐,难以动摇。他们的须发还在不断生长,因此每年都有僧人为他们理发、修剪指甲、更换衣服。从罗汉入定的年代推算,佛教传入帕米尔高原应该在公元前了,也应该不会晚于传入西域第一个佛教中心于阗。

当然,关于揭盘陀的情况,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最有意思的故事是“公主堡”和“汉日天种”的传说。相传很久以前,波斯国王迎娶一位美丽的中国公主。公主由宫娥、太监、卫队护送,一路风餐露宿,来到帕米尔高原现在公主堡所在的地方。由于战乱,只好暂留此地。不料3个月,公主有了身孕。原来每日正午,有一束光线自太阳落下,进入公主卧室,与公主幽会。送亲的队伍只好在高原上留了下来,就地安家,立公主为王。后来,公主生下一个英俊的男孩,母摄政事,子称尊号,建起了自己的城池和王国。这就是揭盘陀的来历。这里的王族虽“身衣胡服”,却“貌同中国”。因为“以其先祖之因,母则汉土之人,父乃日天之种,故其自称汉日天种。”

葱岭古道素以艰险困厄著称。历代旅行者称它为“云端上的路”,他们写到过这里的严寒和风雪,可怕的雪崩,缺氧后要死要活的高山反应,还有一路上被冻死的人和马,争抢死尸的秃鹫……玄奘写到了葱岭东部一个叫“福舍”的地方,这里四季积雪,风寒飘劲,不见树木,只有细草。“人徒才人,云雾已兴。商侣往来,苦斯艰险。”曾有一上万人的商队,遭遇了大风雪。揭盘陀的一名大罗汉预见到了这场风雪,但当他前去救助时,商队已遇难,人畜俱丧。大罗汉后悔自己晚来了一步,就收拾商队遗留的珍宝、物资,买了一块地,在这里建起一座馆舍,专门用来救济往来的商侣行人。玄奘到达时,“福舍”还在发挥它的作用。

公元645年,玄奘回到长安。在唐太宗的亲自关心和过问下,网罗各地僧侣中的才俊,在弘福寺组织了“译场”。此后19年,直到664年圆寂,玄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译经、著书上,共译出佛经和佛教论著75部,1335卷。他与鸠摩罗什、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。

“玄奘的西行之路,被现代人认为是一条由信念、坚韧和智慧浇灌而成的求知之路,是一个民族胸襟开放、海纳百川的真实写照。”(钱忠《玄奘西游记》)事实上,远行印度求经和翻越帕米尔天险的高僧不止玄奘一人,中国历史上的舍身求法者,是大有人在的。像法显、宋云、悟空、义净、慧轮等,都在其列。据统计,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,共有169位求法僧到达印度,但翻越葱岭古道平安回国的只有42人,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了。佛教徒的牺牲精神令人高山仰止。伟大的丝绸之路,很大一部分正是舍身求法的僧侣们走出来的。

据新疆日报

阿斯塔那古墓群保护展示工程启动

张雄祖孙三人墓计划对外开放

据新疆日报吐鲁番4月4日

讯(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)近日,有着吐鲁番“地下博物馆”之称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启动保护及展示提升工程。记者从吐鲁番市文物局了解到,该工程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对张雄、张怀寂、张礼臣祖孙三人的墓室进行保护性加固,并计划在工程全面竣工后,首次向公众开放。

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约40公里的地方,被誉为“高昌历史的活档案”、吐鲁番“地下博物馆”,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21年入选中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。

该古墓群形成于公元3世纪至8世纪,是古代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。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和清理墓葬467座,出土了古代文书、壁画、写本、绢画、泥俑、木俑等上万件珍贵文物,其中包括绢衣彩绘木俑、伏羲女娲图、共命鸟刺绣、卜天寿“家庭作业”、十二生肖俑等国宝级文物。

3月30日,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,工人正在对部分古墓进行保护性清理。“多年的风沙和雨水侵蚀,部分墓室已经出现坍塌风险,为了保护加固这些文物,进一步丰富古墓区的展示内容,我们启动了这一工程。”阿斯塔那古墓群文物管理所所长吾甫尔·吾斯曼说,该工程共分2个标段。

1标段项目包括对正在开放的3座墓室进行保护性加固,对计划开放的3座墓室进行保护性加固;对墓区101座古墓进行保护性清理回填;在墓区新建栈道、凉亭等基础设施。2标段项目计划于5月底启动,将建设一座面积

赏析

这篇文章以李圣天为切入点,生动展现了10世纪西域文明交融的历史图景,具有以下亮点与值得探讨之处:

亮点分析

1. 多维视角的叙事结构

文章以“身世—治国—军事—遗产”为主线,结合政治、文化、军事多维度展开。通过敦煌文书、出土文物、多语种史料(汉、于阗、波斯文献)的交叉印证,构

建了立体历史叙事。如以莫高窟供养像印证衣冠礼制,用策勒县出土的“尚书省牒”还原政治制度,展现了扎实的史料驾驭能力。

2. 文明交融的深度解析

突破传统“汉化叙事”,提出“文化炼金术”概念:

制度层面:指出《于阗法典》融合《唐律疏议》与塞种习俗,揭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智慧。

物质文化:米兰餐具中汉漆箸与粟特银勺共存,丹丹乌里克壁画太极与飞天共舞,具象化呈现文化层积现象。